



## 听声

■孙佳欣

盛夏正午，营区尚在沉睡，只余蝉与微风鸣奏，花同光影共舞。静寂之中，请你仔细听，有一个声音在回响。那声音回荡在唐雄耳边，时而如风暴一样吼叫，时而若细雨一般呢喃。拼搏的往事、无言的感动、难忘的老战友……它们像一粒粒草籽，随着风在唐雄心灵的旷野里扎根，渐渐生长成为蓬勃的林木。于是，那私语般的声音愈加响亮，它说——我热爱这军营，恰如热爱我的生命。



## 微纪事

微乎，不是零碎是精粹

1987年的那个建军节，我到地处伏牛山腹地的武警西峡县中队采访，正赶上中队官兵要去看望孤寡老人樊玉菊。由此，我知悉了一个在当地流传已久的故事。

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一年夏季，一个雨过天晴的傍晚。战士小杜出差归来，路过县城刘家巷时，见一位老大娘正从那低矮的房子里摸索着用脸盆往外舀水。小杜连忙走上前去，帮老大娘将室内的积水排尽。事后一打听，才知道大娘姓樊，丈夫早逝，无儿无女，

## 敲门

■薛培政

双目失明。归队当晚，小杜就向上级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。

次日一大早，两名战士敲响樊大娘的家门，走进了那间低矮潮湿的小房子。战士们详细询问了樊大娘的生活情况，下午便带着战友前来认下了大娘的家门。那天，正好是建军节。从此，照料樊大娘的事，就被官兵包了下来。寒来暑往，新兵入伍，要由老兵领着去认樊大娘的家门；老兵退伍，临走也要到大娘家来辞行。每到建军节，官兵会到樊大娘家帮她做家务，与她聊天。一晃10多年过去，认家门的传统从未间断。

我随战士们走进樊大娘的家，老人笑盈盈地自语道：“老早就盼着你们来敲门！俺的兵娃们又来来看俺了！”说着，她就要摸索着起身，却被班长小赵抢先一步上前搀住了。

## 长征

第6188期

本版插图：赵建华、赵瑛鹏  
图片制作：陈新阳、周永昊

“是小赵吧？这孩子，几天不见又壮实了！”我惊讶，不禁小声问道：“大娘看不见，咋知道是你呢？”“凭感觉呗，战士只要来上两三次，大娘保准能认出他来！”

我觉得稀奇，便站到老人身边轻声问道：“大娘，您知道今天和赵班长一起来看望您的还有谁吗？”大娘微微一笑，爬满褶皱的脸上闪着喜悦的光，她指着坐在对面的小战士说道：“这是小李！”又转身指着她左侧的战士说：“这是小马，小马当兵快3年了吧？”“到年底就满3年了，大娘记性真好！”

“你们对俺老婆子好，俺记得清！以前俺听到敲门声就慌，生怕有什么事找上俺；现在啊，这敲门声俺听着心里踏实！”

听着大娘的话，我心里热热的。后来，赵班长他们三人便忙活开了：小马扫地，小李擦桌椅，赵班长则将大娘床上的被褥抱出，搭在门前的铁丝上晾晒，之后又把室内的电线检查了一遍，将一小截因铆钉脱落耷拉下来的电线进行了加固。

忙完后，他们又坐回到大娘身边拉起了家常。那股热络劲儿，让人看着心里暖暖的。

临走时，大娘坚持把我们送到门口，她拄着拐杖冲我们挥手，花白的头发在远处看像是一蓬白色的芦苇。几年后，樊大娘去世了。官兵又把“五保”老人李成德等作为照料对象，认家门的传统就这样被官兵一茬又一茬地传了下来，巷子深处持续响起情深意长的敲门声……

## 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盛夏的阳光从碧空倾泻下来，像细密的金色雨针，落在营区的草木上，也落在“硬骨头六连”35岁的三级军士长唐雄身上。汗水顺着他的发梢，浸透体能服，又一滴滴落进草丛。

午后，营区一派寂静。担心回宿舍影响战友午休，他索性坐在草地上，权当休息。头顶的凤凰木枝叶与花朵在晴空之下惬意舒展，唐雄听到了蓬勃的绿色声响——是植物在喁喁私语。他曾以为植物是静谧无声的，直到上个月偶然看到一篇文章中写道：一位植物学家发现，植物间可以通过声波进行交流，声波频率在三万五千赫兹至几十万赫兹之间——那是人类无法听到的波段。那段文字像琴弦，“铮”的一声就与他的内心同频共振。唐雄觉得，植物的声音就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心声，他人不晓得，自己用了心，就能听见。

第一季度体能考核，他的成绩被五六名战友超越。不知不觉，他已经是这个英雄连队年龄与兵龄最长的军士。超越他的战友比他小近10岁，体能比他强是很正常的事，但内心有个声音不断提醒他，年龄不是借口。于是他不敢怠惰，开启午休时跑一天跑一趟5公里的加练模式。

耳边的窸窣声，与唐雄心灵原野上的声音渐渐和鸣交响，生出画面来，像特写镜头，惆怅又欢欣，细碎又磅礴。在他心灵深处的那片辽阔原野上，常有些声音如旷野上的风，吹过去又卷回来，将原本平静思绪的湖水搅出朵朵涟漪。于是，那些渐去渐远的曾经，又向他呼啸而来。

第一组战友刚进入射击地域，阴沉的天空突然暴雨如注。风挟着雨打得人眼睛都睁不开，靶标更是若有若无。那次考核，连队近三分之一的人不及格。连长王勇敢冷峻的目光在全连官兵脸上反复扫射。长时间的沉默过后，他转身“扑通”的一声卧倒，随之而来的是身后

## 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老舅是一名老兵。我考入军校后，老舅给我讲了一段我从未听过的有关他的往事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当时县武装部挨家挨户上门，鼓励适龄青年去当兵。老舅年轻气盛，二话不说就当兵入了伍。那年他刚满18岁。

然而，军事技能还没来得及练精，战争就在第二年打响。老舅所在的部队正是担负某处战场突击任务的先锋队。

上战场前一周，他心里激动又害怕。他在家连鸡都没杀过，他的神经绷得很紧。

作战前一天，上级下达作战任务，要求他们营作为发起进攻的第一梯队。由于与敌有一河之隔，他们需要在夜里趁敌不备偷渡过河，打掉敌防御高地，随后由舟桥部队架设浮桥让大部队迅速通过。

为完成任务，营里组建尖刀分队先行渡河摸清状况。那天，营里所有党员都站了起来，争着要加入尖刀分队——他们都已写好了遗书。看着踊跃报名的战士们，老舅心里的那一丝恐惧也变成了上阵杀敌的熊熊烈火。

是夜，距离作战时间还有两个小时。大山里只余几声鸟叫虫鸣，时间好像凝固了。

突然，营里接到上级指示：作战时间推后一个小时。队伍里有些骚动，但又即刻安静了下来。

老舅正纳闷，连队指导员找了过来，问他是不是会开推土机。入伍前，老舅经常跟着家人去给县里的工程队干活，推土机属他开得最好。

## 你听

■王雁翔

一片身体砸地声。沙土地泥浆飞溅，水泥路粗砺如搓板，低姿匍匐使连队与靶场之间的距离无限延长。他们像刚从枪林弹雨里冲杀出来一样，迷彩服被磨出破洞，身上血水、泥水与汗水交织。

“风雨不是借口，考场落败，就意味着我们在战场上吃了败仗……”连长仍跟平时一样，声如重锤。

新兵下连的第一次实弹考核，像一声炸雷，击穿了唐雄，使他整个人发懵、惊悚、眩晕、摇晃。“硬骨头六连”的兵，不论干什么，出去必须争第一。连队战备拉动途中，他口渴难耐，打开水壶却发现水已变质。班长问向他：“如果就这样上战场，你没水喝咋办？这壶里的水不是应付检查做样子的，是能在战场上救命的！”

“坚守英雄连”跟他们连队叫板。5公里武装越野比拼，连里一名军士最后600米筋疲力尽，步子慢了下来，最终以3秒之差落败。全连官兵自觉站军姿反思，每个人脸上皆是严肃内疚，心里翻江倒海。

那时，唐雄对连队尚不足1年，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连队喜欢挑战“硬骨头六连”。后来他才明白，连队9次荣立集体一等功、20多次荣立二等功，是全面过硬标杆，各种荣誉如凤凰木上的花朵，繁密且耀眼。赢一次六连，对其他连队来说，是非常值得骄傲自豪的事情。

那些细碎过往，像蒲公英的种子，在他心里发芽、扎根、生长、盛开。它们的声音如风过树梢、花朵绽放、果实落地，是震耳欲聋的壮丽声响。这些声音不断在时间里堆叠又流失，被潮水般的忙碌、浮躁和喧嚣覆盖。但每至夜深人静，或平静时刻，那些声音复又在他的心底回响。有些使他热泪盈眶，有些让他唏嘘不已——那些难忘时刻和转瞬即逝的场景，像细微的草籽，在他心灵的原野上悄然长出一大片蓬勃的林木。

19岁报名参军那年，唐雄已在一家国企有了稳定工作。因为这份工作，他参军的梦想遭到家人反对。那时的他像一棵孤独的树，在旷野中暗自生长，在大地的寂寥与静谧里，一遍遍聆听内心的声音。

移防岭南不到半年，他与战友奔赴集团军比武赛场。比赛课目偏向侦察与特战，而他所在连是两栖装甲步兵。比

赛结果令人惊异，却又似乎早在意料之中：他带着全班夺得越障、越野、射击三项第一，全班综合成绩雄踞榜首，被评为“岭南尖兵班”。

2020年3月，唐雄正在老家休假。不想连队在全旅阶段性抽考中马失前蹄，通信专业倒数第一。他放下家中事务急归队，他是连队通信技师，又是支委。妻子识大体，在车站拉着孩子跟他说“保重”。

匆匆赶回连队，他跟全连官兵一起住进车库加训。10天10夜后，他们向旅里申请补考，全连车长专业考核全部优秀。

眼前是一排排挺拔的凤凰木、香樟、芒果树，它们以前都不属于这里。新营区建成时，它们才从别处移植到这荒滩野地，可依旧努力向着阳光生长，一年比一年蓬勃高大。

“班长，你笑容朴实、眼神明亮，让我心里温暖踏实。”马骁笑眯眯地望着他说，“你为什么那么热情地帮我？”

“帮助别人就是成就自己。”唐雄这话说得很认真。

他记得马骁那天说这话时，新兵下连刚半年。马骁老家在浙江温州，大学本科学历，脑子灵活，性格坦率，一分到七班就告诉他，自己当两年兵就退伍，回去考公务员。唐雄呵呵笑，说一寸光阴一寸金，人有梦想就会有成长。但马骁那天留在心里没说出口的后半句话，唐雄听到了：你别对我要求太严，训练能跟上就行，我的梦想不在这儿。

唐雄把听到的话外之音放在了心里，没说一句多余的话，笑容依旧朴实真诚。

他带着马骁强体能、学专业，推荐他担任连队值班解说员。每当有人来连队参观，马骁就去解说。在反复学习中，马骁对连队的历史了如指掌。

一天，连队老兵刘雅臣的女儿偶然看到连队的一篇报道。她把电话打到了连队，说她父亲1946年在一次战斗中负伤，被送到后方医院救治。当时部队四处转战，她的父亲出院后再也找不到自己的连队，党组织关系也无法确认。他的大半辈子都在找寻。

团里立即联系12名健在的连队老兵，确认了刘雅臣的党员身份。

那年初夏，已有90岁高龄的刘雅臣老人，在家人陪同下回到连队，参加团里为他组织的恢复党籍仪式。全连党员跟着老兵刘雅臣重温入党誓词。

忙碌的马骁不知道，是唐雄推荐他

全程参与活动的。他希望马骁能从活动中读懂这名老兵的情感世界。

如他所愿，马骁变了。“班长，你以后训练对我再严一点，我想成为一名真正的‘硬骨头兵’，在部队长期干。”

他望着马骁，依旧笑得朴实真诚：“只要你愿意努力，一定会成为咱们连的骄傲。”他带着班里战友一起，帮马骁固强补弱。短短一年时间，马骁军事素质从全连垫底很快冲到了上游，顺利提干。

一年后，马骁来电话：“班长，毕业分配我想申请去边远艰苦地区，把咱们连的‘硬骨头精神’带到边疆去。”唐雄在电话这头一脸欣喜：“好！我支持你的人生选择！”

登上喀喇崑仑雪山，马骁在海拔5380米的神仙湾哨卡，从排长一路拼搏，现在已是一名连长。

夏日正午的空气中饱含花香，唐雄在寂静里看着头顶的凤凰花，花朵在阳光下明媚耀眼。他似乎看到了马骁，看到了那些他一茬一茬带着成长起来的战友。

他带的战友中，16人成为专业或带兵骨干，7人在军以上比武中夺冠，4人荣立三等功，3人荣立二等功，4人提干……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有战友离开，又有新战友走来。在不断的来去里，没人知道，这些数字和他们的故事，在唐雄心里藏成了一处隐秘的花园，摇曳缤纷，芳香四溢。

## 四

当然，他也在拼搏中成长进步着：获评优秀“四会”教练员、荣立二等功，被中央文明办评为敬业奉献类“中国好人”，去年又提前一年晋升三级军士长。他觉得，人的成长就像晴空之上的云朵，一朵推着另一朵，彼此促进，彼此成就，在欢喜与梦想中向前。

在正午的寂静里，他沉浸在内心的激昂与声浪中，16年军旅时光里的细碎经历，在心里不停地缠绕、回响。他的眼眶竟不知不觉间湿润了。

他喜欢跑步一个人坐在树荫下静思冥想。时间的河流奔腾向前，他知道，脚步会在心上留下一道道痕迹，许多年后，即使两鬓斑白，他依然能听懂心灵深处从林般的私语——那是他喜欢的声音、喜欢的声音——就如这一树树凤凰花，热闹中闪着光亮。



## 轰鸣的推土机

■傅琳

“那太好了，小弟，连里现在给你指派新任务，你就在这滩头阵地上开推土机！这次冲锋就不要去了。”老舅当时是连里年纪最小的，大家都喜欢叫他“小弟”。可他一听不能跟着队伍冲锋陷阵，立马就着急了：“指导员，我能打！我不要开推土机，我要上战场！”

指导员也不恼：“让你留下开推土机，是因为一会儿要开冲锋舟，声音太大了，容易被敌发觉。你把推土机开起来，把冲锋舟的声音压过去，顺便给后面大部队过河清理出场地。这是艰巨而光荣的事情哩！我们尖刀队能不能成功，就靠你了！”

老舅一听，有些动摇，他小声问道：“指导员，那我能入党么？”

“只要你把任务完成好，我当你的人党介绍人！”

“嗡嗡嗡——”“轰轰轰——”

老舅开着推土机在滩头展开了作业，不远处有一辆拉土的卡车。连里还给他们拿了两台大功率探照灯，照得河

边亮堂堂，一旁的树林子就显得漆黑又神秘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河两边只有推土机发动机的轰鸣声，传到几里开外，显得格外刺耳。老舅心里紧张到了极点，他手上动作不停，汗水已然浸透了衣服。

作战时间已至，尖刀分队借着夜色和推土机声音的掩护，绕着河道、操着冲锋舟向敌阵地突袭。

一小时、两小时……

气氛逐渐凝重。按计划，尖刀分队应在两个小时内就发出夺控信号；如若分队任务受阻或失败，预备分队就要发起紧急冲锋进行支援，确保大部队按时通过。

正当指挥员要下令预备分队出动时，对岸闪烁起了“任务已完成，可以进攻”的信号灯。

很快，营队所有人全部登上渡河船只，向对岸发起进攻。

## 四

拂晓，营队攻占一号目标高地。两个小时，攻占二号目标高地。

此时，滩头的阵地经过老舅一晚的作业，已经清理平整。舟桥部队赶到，开始架设浮桥。很快大部队赶到，过河时，经过老舅和他的推土机，他们纷纷向他行持枪礼。

没过多久，振奋人心的冲锋号在对岸响起。

那天，战友们都夸，推土机的声音和军号一样嘹亮。

后来，因成功掩护部队破袭，连里给老舅申请了三等功，指导员当了老舅的人党介绍人。

在入党宣誓仪式前，指导员问他：“你为什么入党？”

“因为我也想冲在最前线！但是，只要是为了战斗的胜利，每个岗位都是第一线！”

随后，入党宣誓仪式正式开始。老舅说，那一刻，他身上仿佛镀上了一层金光。